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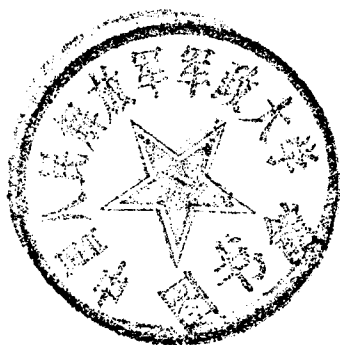
浪河劍





浪 河 剑

汪 雷



198/5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

剑 河 浪

汪 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49,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00

统一书号: 10171·346 定价: 0.91元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剑河浪》，是描写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里经受锻炼、茁壮成长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初夏，上海红卫兵柳竹慧和战友葛辉等来到剑河公社红霞村插队落户干革命。这个北方滨海农村，原是遍地英雄的老解放区。河山壮丽，天地广阔。革命前辈和年青一代，在围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打一场又一场特殊的仗。通过抗洪、调队、草木灰事件和引剑分洪等情节的开展，将矛盾和冲突推向高潮。胜利属于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灾后仍夺得了丰收，完成了水利工程，也挖出了隐蔽得很深的狡猾敌人。

小说着重刻画了小将柳竹慧和老支书严德铁他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也塑造了葛辉、陈阿根、李淑敏等先进青年形象。

作品富有时代精神，故事情节紧凑，文字也清新。由于作者本人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因此，生活气息也较浓郁，读来亲切感人。

引 子

一九六六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铺天盖地的急风暴雨，席卷了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荡涤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

这年初冬，北方下了一场早雪。剑河下游的海岸、山岭、原野，全都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积雪。极目远望，莽原皑皑，银岭逶迤，好一派北国风光！

往年间，落过一场雪，路上行人就会少掉许多。今年不同寻常，雪后的大道小路上，仍是一片沸腾景象，一点也感觉不到冬天已经悄悄来临。离海不远的剑河镇，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北方小镇。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两边有几十家店铺。几柱工厂的烟囱，喷吐着黄褐色的浓烟。剑河镇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火热的革命激情驱散了彻骨的风寒。石板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商店的橱窗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戴着红袖章的工人、农民、红卫兵小将和机关干部，熙熙攘攘，象过节似的，带着昂扬的战斗姿态，从街上匆匆走过。

镇口有一座临时搭起的草棚，朝公路那面，挂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茶水站”三个字。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们，坐在背包上，咬着干粮，喝着剑河贫下中农准备好的热开水，在这儿畅谈学习社会的心得，互相交流革命造反斗争的经验。年轻

人豪迈的谈笑声，淹没了寒风的呼啸。那个管理茶水站的老伯伯，提着水壶，一边含着笑意热情地为红卫兵们泡茶倒水，一边关切地招呼棚外的小将们进屋暖暖身子。有几个红卫兵抢着要替老伯伯提茶水。老伯伯连忙谢绝了，笑道：

“不累不累，爱护红卫兵，关心红卫兵，是咱贫下中农的本份吆。”

老伯伯刚说完，抬头一看，雪地里又闪出一面火红的战旗。旗上横书一行遒劲有力的大字：上海红卫兵。战旗象火一样红，似火一般炽热，在寒风中猎猎抖动着，引导队伍向前进。

这是一支普通的红卫兵长征队。全队的男女红卫兵，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左右。一个个象小牛犊似的，虎彪彪，壮实实，显得生气勃勃，很有精神。他们高唱《红卫兵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这边走过来了。

来了新战友，乐坏了正在茶水站休息的红卫兵，也忙坏了茶水站的老伯伯。他们边喊边笑地迎了上去，七手八脚地抢背包、掸雪花，推推拥拥地把上海红卫兵邀进茶水站，为他们腾出了一块最温暖的屋角。

老伯伯赶紧提来两壶开水，向上海红卫兵们问寒问暖。打旗的那个男红卫兵，身材高大结实，看上去象一座铁塔。一身旧军装，绷得紧紧的。他从老伯伯手上接过茶碗，刚凑到嘴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猛地立起身，圆睁着双眼向四周环顾，瞬息他又放下茶碗，大声地喊道：

“柳竹慧！柳竹慧！”

没有人答应。

老伯伯赶过来，和蔼地问：“你叫谁？”

高个子红卫兵答道：“找我们队长。女的，穿一身草绿军

装。您见到吗？”

老伯伯笑了，把高个子红卫兵拉到门口，指着街头上的一個女孩子，问：

“是她吗？咱瞅见她是跟你们一块儿来的，没进草棚，就往街上去了。”

高个子红卫兵名叫陈阿根。因为他长得五大三粗，性情又耿直，所以战友们都亲热地把他唤做“铁塔”。此刻，陈阿根顺着老伯伯的手势一看，那个女孩子正是柳竹慧，不由乐了。他咧嘴一笑，说了句“她呀，这个脾气改不了啦！”便向街头奔去了。

柳竹慧是个生气勃勃的小将，穿一身草绿军装，胸前佩着一枚金光灿灿的毛主席像章。红朴朴的脸蛋，棱角分明的嘴唇，秀气中蕴含着坚毅。一对明亮、清彻的眼睛，焕发出青春的光辉。两条乌黑的短辫甩在耳后。左臂上，佩戴着的红卫兵袖章，仿佛一团红殷殷的火焰，在雪后的阳光下跃动着。她一到镇口，顾不上到草棚休息，却和另一个红卫兵在街上刷写标语。

陈阿根赶来助战，柳竹慧很高兴。三个人分了工：一人抹浆糊，一人贴纸，一人写。不一会，一条散发着墨香味的大标语便写好了：“迎头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柳竹慧写好标语，提起排笔，又特意把最后那个惊叹号描粗了一些。

“哈哈！好！好！”

背后传来喝彩声。三个红卫兵被惊动了，回头一看：只见后头站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老大伯。老大伯约莫五十多岁，鬓发已经斑白了，道地的北方农民打扮，背着一只背包，挎着

一只军用帆布包。风尘仆仆，好象刚刚远道赶来。此刻，正笑咪咪地冲着柳竹慧他们眨眼睛哩！

柳竹慧刚想讲话，老大伯先开口了。他咂着嘴唇，把拳头猛的一抡，夸道：

“嘿，这条标语真带劲儿！一个字就象一只铁拳头，砸下来当当响。谁想对造反派反攻倒算，这条标语就是个警告！”

红卫兵乐了。柳竹慧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微微笑了一下，用尊敬的目光打量着这位浑身带劲的老大伯。扬起脸，问道：

“老大伯，您——”

“我啊，叫严德铁！”

“严德铁！”柳竹慧在心里叫了一声。暗想：好响亮的名字！瞧他这副身板、气质，真象钢铁一样硬朗哩。

柳竹慧问：“严大伯，您是剑河镇上的？”

严德铁笑嘻嘻，抬起蒲扇一样的大手，往东北方向一指：

“我是剑河公社红霞村大队的。在剑河下游，离这里还有一大截路呢。”

陈阿根听说严德铁是红霞村的，立刻眉头一扬，头一转，冲着柳竹慧问：

“红霞村？竹慧！这红霞村是不是你妈妈牺牲的那个地方？”

柳竹慧摇摇头，轻轻地说：“不是。妈妈是在红杏村牺牲的。离这儿还有一百多里地呢。”

严德铁听着他们的谈话，神色变得庄重了。他不觉向柳竹慧身前走了两步，抚着她的肩头，亲切地问：

“你妈妈是烈士？什么时候牺牲的？”

柳竹慧凝望着远方，缓缓地说：“大军渡江前夕，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了。那时候，我才生下两个月，是党和老区人民把我抚养大的……”

“你爸爸呢？”

“爸爸是铁路工人。现在在长江大桥工地上。”

“哦。”严德铁没再讲什么。他眼角上那几条刀刻似的鱼尾纹慢慢凑拢了。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祖国有多少优秀儿女为革命事业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鲜血呵！今天，咱们仍活着的人，应该怎样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呵！

严德铁的目光从柳竹慧身上移到了标语上。他想了一想，突然跨着大步走上前，指着标语上的反击的“反”字，说：

“把它改一个‘痛’字，好不好？”

“改得好！‘痛击’比‘反击’更有力，更带劲了！”陈阿根首先大吼大叫地跳起来表示支持。

柳竹慧想了一想，说：“对！有道理。我们红卫兵走上社会，就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战来了！就是向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挑战来了！”

说完，她叫陈阿根重新刷上一张纸头。严德铁替她端起了墨汁。柳竹慧提起笔，刷刷几下子，便改完了标语。

这时候，街上一阵鸡飞狗叫。一个四十七八岁、干部模样的壮年人，欣喜地喊着什么，咚哒咚哒地跑了过来。

柳竹慧还没看清来人的模样，那人已经跑上来，抓着严德铁的双手，象晃桨似的用力摇着，嚷道：

“哎呀，老严哪，总算把你等回来啦！调走几年啦？六〇年，六六年，嗯，不多不少六年啦。咳！你一走，红霞村就象缺了一根主心骨……”

严德铁笑着抽回双手，打断了他的话，笑道：“我手上拿着墨汁呢。瞧你，沾了一手黑了吧？”

那人低头一看，“噗哧”一声笑了。掏出手帕，草草擦掉手上的黑墨。接着原来的话题，说：

“不光是我盼你回来，大伙儿都盼哪。你们村的马三婶，成天缠着我打听：什么时候能给老严调回来？啧啧！”

他们俩久别重逢，亲热地交谈着。末了，严德铁问：“老冯，你的情况怎么样？”

老冯叹了一口气，不知是抱怨还是懊恨，他用手往对面墙上一指：

“那不，墙上贴着呢！”

柳竹慧顺他的手势一看，只见对面墙上有一条大标语：

“炮轰社党委，质问冯志凌！”

严德铁望了一会，兴奋地说：“嗨，劲头不小，火力蛮足的呢！”

冯志凌又叹了一口气，心情有点沉重，说：“唉，马尾穿豆腐，别提啦。反正我也有错误就是了。自从当了公社社长，就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老严，从今以后，我要下决心改，再也不能脱离群众了！”

严德铁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可更重要的是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呵！”

冯志凌没来得及开口讲话，镇口的公路上突然骚动起来了。

“闪开！危险！危险！”

柳竹慧抬头一看，一头牯牛不知怎么惊了，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发疯似地狂奔着，溅起一路雪水、泥浆。有几个人跟在

牯牛后头，一边追赶，一边呼喊。

情况十分危急：茶水站内外，大都是城里来的红卫兵，站着的、坐着的，都毫无防备。镇子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还有一堆一堆的群众，围在一起听红卫兵作宣传。万一牯牛冲进人群，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一时间，鸡飞，狗叫，小孩哭，大人喊，镇口乱成了一团。

柳竹慧反应最敏快，她浑身热血沸腾，腾地一个箭步冲上公路，迎着牯牛，不顾一切地奔了上去。哪知雪后的青石板路滑得象浇了油，柳竹慧因冲力过大，一滑脚，被摔到路边上去了。她不顾身上火辣辣地疼，不服输地又翻身跃起，从斜刺里冲了上去。

几乎在柳竹慧跳上公路的同时，陈阿根眼睛一瞪，拳头一攥，大喝一声，也冲上了公路。

“不行！”一声喊，严德铁甩下背包，摘下挎包，随手往冯志凌怀里一推，一把拉回陈阿根，自己却象出膛的炮弹一样，迎着牯牛射了过去。

紧追在牯牛后面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叫孟振甫，他见严德铁迎面冲来，神色突然一楞，接着便挥舞着胳膊大吼大叫：

“老严哪，快！快拦住它！”

陈阿根被严德铁拉了一把，甩到身后。他一眼发现路上有两个年少的红卫兵惊呆了，象木桩一样矗在路当心。他不知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力气，伸出两条胳膊，一手一个，硬是把两个红卫兵拖出了公路。

牯牛被人撑着，更加发怒了，它蹬着四蹄，喘着粗气往前横冲直闯。严德铁紧握双拳，圆睁双目，往旁边稍稍一闪，让过牛头，然后猛地往上一窜，伸出右手，扳住牛角，腾出左手，

往前一探，紧紧抓住牛绳不放。那头牛哞哞地鸣叫着，挣扎着，想挣脱逃走，四只蹄子把泥浆乱踢乱刨得满地飞溅；两只又长又大的牛角，不服气地抵来摆去。无奈牛鼻子上的绳被严德铁紧紧抓在手里，它疼痛难耐，终于无可奈何地被牵着拐向另一条偏僻的岔道上去了。

孟振甫气咻咻地追了上来，不知因为是跑急了还是怎么的，脸色白的难看。严德铁感到有些奇怪：这下雪天，孟振甫到镇上来干什么？这牛怎么惊了……

一场紧张的战斗过去了。大家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带着敬佩的神色，夸赞着不知名的老大伯和女红卫兵。

冯志凌见一场虚惊已经过去，放了心，便提起严德铁的背包，回公社院子去了。匆忙之中，却把严德铁的那只军用挎包丢下来了。

陈阿根在公路上捡到了这只挎包，他不知这是谁丢失的。举着挎包，放大喉咙喊了好几遍，也没人前来认领。他想：失主一定很着急。自己得赶紧想法找到失主，把挎包还给他。

陈阿根打开挎包一看，里面有一个纸包。纸里包的是一块硬纸板。纸板上贴了一张纸，纸上有墨笔写的“勘测资料”四个字，仿佛是一册资料的封皮。右下角，被人批了两行外国字，看上去非常刺眼。

陈阿根感到非常奇怪。他摸摸后脑勺，默默看了半天，认出后一行是一个人名：“波尔涅柯夫”。前面一行是什么意思，他却翻译不出来。最后，他决定去找柳竹慧。

惊牛被降伏了，柳竹慧也松了一口气，她忘了伤痛，拎起一壶茶水，正打算帮老伯伯忙。见陈阿根匆匆过来找她，便放下水壶，迎上来问：

“铁塔，有什么事？”

陈阿根把捡到挎包和硬纸板的事讲了一遍。柳竹慧接过那块硬纸板，竖起眉头，看了一阵子，译出来了。她沉思一下，念道：

“别忘了你们自己的一句谚语：‘鸡毛飞不上天！’”

柳竹慧的亮眼睛一闪，一握拳头，愤愤地说：“这是侮辱人的话！”

陈阿根拍着头，着急地说：“那……找不着丢包的人，怎么办呢？”

柳竹慧又想了一下，果断地说：“这样吧，交给茶水站的老伯伯，请他帮着找一下。”

陈阿根被提醒了。他一拍后脑勺，嚷道：“唔，对！请老伯伯帮帮忙。”

根本用不着去请老伯伯帮忙。冯志凌走到半道上，发现丢了挎包，已经返身一路寻过来了。

陈阿根问冯志凌：“挎包是您丢的？”

冯志凌说：“哎哟，我这个人就是有些马大哈。老是丢三拉四的。谢谢！谢谢！”说完，取过挎包就要走。

柳竹慧把硬纸板递过去，指着上面的两行外国字，好奇地问：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冯志凌这时才发现自己手上拿的是个空挎包。他一眼瞥见柳竹慧手中的硬纸板，神色倏地变了，失口说：“哦，他把这当成宝贝带在身边哪！”接着，他颤着双手接过硬纸板，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心里呼地窜起一团火，把脸膛烧得通红，气愤得直咬牙，恨恨地说：“哼，老修，蜜糖嘴巴刀子心，可恶！”

柳竹慧注视着冯志凌的脸色，心里格登一跳，想，这块硬纸板来历果真不寻常。那个口口声声标榜“兄弟情谊”的国家，专门喜欢把多毛的长手伸进别国，干损人利己的坏事。看样子，这块硬纸板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呢！柳竹慧的脸气红了，心扑扑地跳着。她握着双拳，闪着渴望的目光，刨根究底地想把这件事问个水落石出。

但是，冯志凌忙得很，他整天忙得脚不沾地。此刻当然也腾不出时间来同这些戴红卫兵袖章的娃娃们扯淡。他也没留心柳竹慧气愤难抑的脸色，象要赶走烦恼似的，挥挥手，说：

“算了算了，吃了新米饭，不提陈年话。这事说来话长，一句两句也讲不清楚。反正同你们也没啥关系……好吧，再见！谢谢你们！”冯志凌说完，就提起挎包，挟着硬纸板，咚咚咚地跨着大步，往街的另一头走去了。他要去找严德铁，把包还给老严。

冯志凌走后，柳竹慧他们重新忙碌起来。柳竹慧举起土喇叭，站在镇口的高坡上，热情地宣传“十六条”。陈阿根夹在人丛中散发着传单。

午饭后，柳竹慧领着她的红卫兵长征队，高举战旗，又踏上了新的征途。按照预定计划，他们必须在今晚渡过剑河，宿在红霞村，明天早晨再启程前进。

经过老半天的急行军，长征队来到了剑河边上。

宽阔的剑河，真象一柄亮闪闪的宝剑，横置在前进的道路上。剑河浪又猛又急。风推浪涌，浪助水势。河水一泻千里，发出轰轰的吼叫，震耳欲聋。寒风也象凑热闹似的，狂啸着扑下来，搥得红旗哗哗的响，刮得人脸又痛又麻。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渡船泊在对岸。柳竹慧心里好着

急呵，天气这样冷！万一过不了河，找不到宿营地，冻坏了战友怎么办？她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河，把渡船拉过来！

就在这当儿，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出现了一叶扁舟。它慢慢地颠簸着向这边靠过来。

柳竹慧看清了，在船梢上摇橹的，正是中午在镇上遇见的严大伯。船头上，还站着一个横握船篙的姑娘。二十二、三岁，圆脸，短发，农村打扮，眉宇间透露着一股庄稼地里的野劲儿。柳竹慧乐得大声喊：“严大伯，您——！”她没想到，严大伯早已赶回红霞村，并且已经来到渡口守候红卫兵了，她真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严德铁笑呵呵地挥着手，邀道：“别客气了，快上船吧，送你们过河！”

船头上的姑娘等不及船靠稳，就提篙一点，飞身上岸，一把扯下柳竹慧肩上的背包，反手扔进船舱，畅畅快快地说：

“早点进村休息，别在这儿灌西北风啦！”

柳竹慧很喜欢这个性格粗犷、心地实在的农村姑娘。她和战友们一起上了船，才知道这个姑娘叫方耘春，是红霞村青年突击队的队长。

汹涌奔腾的河水，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了束缚，任性地玩弄着渡船，船象秋千一样摇晃着。忽然，一个横浪铺天盖地的扑了过来。在船梢扳橹的严德铁立即向柳竹慧他们喊道：“别怕，站稳脚跟！”严德铁望着柳竹慧叉着双腿稳扎地站在舱里，毫无惊慌的神色，赞许地点了点头。他用力一扳橹，船稳住了，从浪中钻了出来。

上了岸，严德铁对柳竹慧他们说：“翻过大堤就是红霞村了！走，咱带路！”

柳竹慧怀着激动的心情，跟严德铁并肩上了大堤，红霞村立即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红霞村在渡口的东北角，一片片院落，一簇簇树木。村里最惹眼的是高大的红枫树。节令已到冬天，树叶却红得更深更鲜艳，远远看去，真象一抹红霞。村子的西北面，是起伏的丘陵。这儿是剑枫山区和剑河平原的交界处。越过丘陵，再往北去，就是峰峦重叠的深山了。从红霞村往东，却是一坦平阳的沃地。再往东不远，是浩瀚无际的大海。这时，日头红红的，斜射下来，把山峰镀上了一层金边，把红霞村洒满了一片光辉。村子里隐隐传来孩子的嘻笑声，拖拉机的轰鸣声。柳竹慧感到心旷神怡，她喜欢这个沸腾的北方海滨农村，不觉笑了。

红卫兵队伍刚走下大堤，柳竹慧看见不远处的三岔路口停着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吼叫着，机旁站着两个小伙子，他们指手划脚地向拦在车头的一个中年妇女说着什么。那个妇女很沉着地微笑着。

那个没戴帽子、推着平顶头、胖乎乎的小伙子一见严德铁，立刻嚷了起来：

“严大伯，我做错了！”

严德铁和柳竹慧一道走过去，笑着问是怎么回事。那个胖小伙子用手一指那个妇女，爽快地说道：

“队里要上青山岭采石砌大堤护坡，孟振甫说，人工开采太慢。我想，这话也有理，得加快步伐学大寨，象这样下去真能把人急死。我就听了他的话，要小王和我一块到县城买炸药开山。马三婶拦着不让咱们去，克了我一顿。嘻嘻，马三婶批评得有道理，用炸药采石，要多花好多钞票呢！”

那个叫小王的穿蓝棉袄的小伙子也紧跟着表态说：“咱是

有些大手大脚的，光顾多采石，不顾集体资金。”

马三婶三十多岁，一身装束很稳重、朴素，听到这里，她微微一笑道：

“我心疼的倒不是几个钱，心疼的是你们这一炸，就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炸掉了！”

严德铁十分赞成地点点头，问那个推平顶头的小伙子：

“魏湘庆，想通了没有？”

“通了，通了！”魏湘庆乐呵呵地直点头，他把手往柳竹慧他们一扬：“红卫兵们，行李丢上车！咱送进村！”……

红卫兵进了红霞村，村里的贫下中农家家烧水温汤，象迎接远道而来的亲人一样欢迎他们。柳竹慧就住在严德铁家里。亲热得象亲娘一样的严大妈，张罗着替红卫兵们安排住地，准备晚饭，烧水烫脚，一直忙到夜深。

这天夜里，柳竹慧躺在被窝里，思绪翻腾，久久不能成寐。她想起了在长江大桥工地日夜奋战的爸爸；想起了在新疆边防哨所的哥哥；也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日日夜夜。然而，她想得最多的，却是今天的经历：心红志坚的严大伯，稳重踏实的马三婶，热情爽朗的严大妈，朴实泼辣的方耘春，一起带着各自的音容笑貌、鲜明的个性出现在眼前。这时，她仿佛又看见了剑河镇上的标语，发狂的惊牛，硬纸板上刺眼的外国字，剑河波涛中的小舟……这一切，都化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焰，炙烫了她的心灵。她好象第一次感觉到：火热的战斗正在召唤自己！学习社会，学习工农兵，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柳竹慧体会到这一点，感到很兴奋。她带着甜甜的笑意，心满意足地睡熟了。自从踏上大串连的征途以来，她还是第